

天游別集

乾



刻天游別集叙



始遷見筆疇一冊愛其悉古
今達事變言淺有深者存言
近有遠者存言婉有激者存
大抵急身心薄勢利重性命
輕榮辱一順逆忘得喪曰作

之者其知道乎愛其作欲其
傳欲其傳惜其缺而不備亦
不知作者何許人也庚子按
河東公署積書千餘卷蓋以
資聞見廣仕學也披閱之得
尚論篇酷與筆疇相似曰豈

其有所襲而然耶抑其人不
同而心同耶爰攷其實乃知
俱翰林王君之手而筆疇亦
獲見其全矣夫久渴於未酬
而驟見之一旦且併得其互
相發者豈是編之聚散固有

數耶而遷之所遇固有時耶
遂彙為兩帙屬諸運司刻而
傳之命曰天游別集蓋取諸
王君之別號也嗟乎天下之
言自六經而下作之者不知
其幾千百也靡麗是工而罔

裨實用其不為覆醬瓿飾輪
轅者亦寡矣傳不傳固無足
論也若是集也其可傳耶其
不可傳耶觀者當自得之

嘉靖辛丑夏四月新安古黥
几山舒遷書

序

近世列書為種頗多如筆談叢話紀聞日記之類
不一而足大要主於紀載具聞而誇多關靡之病
恒不能無甚至紀一事而漫不知厥意何在殊無
謂也司長胡樾岡先生摘本

朝王學士達善先生集中所著景仰撮書一篇見示
皆舉撫前人往事而訂論其得失是非以為世訓
讀之使人惕然警豁然悟而爽然不覺自失也傳
所謂言有物其斯之謂歟世傳筆疇亦先生所為



其論處已待人虞事度物直指曲盡蓋與此書互
發殆聖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豈可獨以文章
家視先生哉樾岡篤好此書題之曰尚論編將欲
刻以遺之人人則樾岡之為人又即此可知矣昆
不敏敢竊附同好之末姑書此為之引

正德十六年辛巳夏六月朔

賜進士出身浙江按察司副使前奉

勅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密李昆序

天將別集卷上

其一

古黻舒遷訂校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不行
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潤得位於時者所尚
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偽而成者居館閣
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
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邪
道濟於一時德孚於上下而其心不志乎山林自非不以

一富貴動心澹然無欲者不能也惟司馬公富鄭公輩可以當之

其二

富家有一子愛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字之二乳母因主人之甚愛也亦篤念之子將冠矣博奕好飲禽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之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告其父乎於是以其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賤人也烏可以賤而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亦曰主人之所

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戒其子乎於是以其子之過戒之於其子其子曰汝仰食於我者也烏可仰食於我而又彰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使二母不言邪則不免於徒食之罪使二母言之邪又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罪重怒逐之罪輕食人之祿者寧去以而就彼

其三

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身之陰陽不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之陰

陽哉天地一人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人之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為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脩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

洗心而密察焉

其四

羣人中喜談禍福假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以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四一卦有一卦之吉凶一爻有一爻之進退循之則反凶而吉悖之則反吉而凶造化無窮之妙聖人憂世之心曷其至哉昔郭景純以占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敦之禍豈非知卦爻之吉凶而不知人身循悖之機邪王敦賊臣也而景純事之可謂

不擇其所從矣是卦之使然歟景純之自取歟或
曰當元帝永昌改元敦以景純為記室景純亦知
敦必為亂亦知已必預禍故不已而從之為以說
者大不然也景純之所以占卜者正所以趨吉而
避凶也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之邪或曰人為
命數之所囿者也景純所以不去者知命數有在
也吁南山有饑虎卜曰必不噬人從之遊可也景
純之從敦正猶以從饑虎也可不可嗚呼安得知
易者吾與之論造化之妙哉

其五

性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
合其明古今以性也聖賢以性也愚不肖以性也
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賢非
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者道之
大原歟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戕其
性者愚不肖也性之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
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充少禽獸之者曷其
夥哉

其六

元末時塞上有一人畜豮盈鉅萬然字皆不肖且畏盜賊之是襲焉策之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以自保不逾歲犬之獐齷然而狠者有之充然而肥者有之遠其宅皆犬也遠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群子夜出或博或飲或奸或遊懼其犬之吠而驚其父也乃晷飯以餌之或有吠者則拋餌群犬奔其餌而今日餌之焉群犬不鳴也明日餌之焉群犬不鳴也餌之之久則群犬與

盜成一家矣間或有鳴之者主人曰是恠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群犬見鳴者而受烹也則各貼首安尾恐不敢鳴無何群盜持刀扶戈排門而入而囊橐一空主人肝膽塗地矣嗚呼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足以要奸其故何也不惟群子誘之於其先抑且主人蔽之於其後向使主人貴其鳴者而烹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其七

客有自東勝來者言王昭君之墓之異黃土一堆

其勢迤逦或朝昇而暮降或朝降而暮昇隱隱隆隆若浮玉然與造化相為消息蕪之茂草雖寒烈之際而不枯也予聞之嘆曰天下之事寧有無理之事哉當元帝時石顯專柄弘恭用事小人賊殺大臣而且不知當是時何如時邪元帝於朝廷略不加意而獨以一婦人和親深可咲也設使胡人得昭君而不侵朝廷亦必亂矣雖然昭君遠嫁匈奴而不死於中路及至見腥羶而後亾不既晚乎生既不烈死安有靈使其墓與造化相為消息決

無以理嗚呼史稱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於和親一事乃能斷之昭君一何苦哉越數日有一儒者自東勝來予詢之果誣也

其八

先淡後濃先踈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設犬羊具朋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踰其和雖金石無以踰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

斯生各相厭戮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之
根傾肝膽者蓄之為言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
為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
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
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
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其九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
衆而親仁汎愛衆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

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
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
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厚之士也與
之交則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飛箱之機欲笑
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
矣雖欲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
則不可也

其十

陽善陰惡古人之所言也然陰陽一造化也造化

一陰陽也豈有惡哉嘗推其義而論之謂稟夫陽氣之多者其人仁稟夫陰氣之多者其人酷桀紂非不仁也陰氣之多失其仁也大化黑風暴雨飛沙拔樹者陰氣之惡者也明星朗月和風甘雨陽氣之粹者也雖然陰而為陽陽而為陰理無定也小人可為君子君子可為小人理無定也又烏知改過自悛而不至於顏孟之域哉

其十一

客有問於予曰予今居塞北土屋半間土炕一張

坐枕憑几有面無足冬有風雪苦寒之襲夏有蟻虱啣咬之憂對影寥寥月俸不繼予之窘可謂至矣子其怨乎予曰無怨然則子其有道者歟貧而無怨難聖人之言也子其無怨難歟予曰不然怨難無憂則有之何也予年近五十矣念父母之恩無以報嘒道德之效無以成衰門薄祜宗祀蕭條祖宗丘壠託者何人一身貧病命之宜然其如彼何予之所以憂者此也富貴非我望矣功名非我求矣彼皆營營我獨慥慥彼皆揚揚我獨訥訥

迎罹蹇一定之命吾焉敢望於彼哉吾焉敢望於
彼哉客笑而退

其十二

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為華而不實怨之所萃
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
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
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
之氣小人知之何而容我哉甯嬴可謂知人矣以
處父死於賈季也

其十三

鄭伯敗楚師於柳箴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
之灾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同小人
見利於目前君子深憂於日後古人以小事大猶
不免况乎以小勝大者奚能免於禍也若子良可
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日牽羊肉袒乞憐於楚不亦
悲乎

其十四

客有問於予曰子卧病幾半載一炕之間蕭然無

有也子臥病於坑身不少動氣不少息一語不發
帖然寂然宛然木偶飲食不嘗當斯時也子何以
用其心乎予曰予無所用其心也以謂天地賦我
豈欲予病哉今日之窘且病者有物使之然也予
之不語者恭俟其命也人見予苦於昭昭之際而
不知予心恬於冥冥之中也客笑曰此子忘有為
之身而信無聲之理宜乎窮且病也

其十五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余

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
辭順為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
患何所為而不為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
也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傾此所謂天
也求天於蒼蒼者為甚急忘天於方寸中者為甚
緩如之何而天應邪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
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福皆自己致之也若曰信
步行將去則日用之間無所用其心幾於老佛之
學矣其可哉

其十六

脩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脩德則入於禽獸矣
是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求於
理焉循此理矣寡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可以
吾之德責報於天也天亦何心者邪天若可責顏
孟責之矣德有盛於顏孟者哉

其十七

小人不知天命窘則濫矣其心必曰為善未必得
福為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定但

報應有其時矣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
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為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
身必歸其子孫

其十八

體涵諸用用根諸體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一
出乎體用而已易曰顯諸仁用根於體也藏諸用
體涵諸用也此體用之學所以為聖人之學歟

其十九

君子之為學非為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

也為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其三十

佛氏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如此其言則甚有理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所寓而安者聖賢也何有苦樂逆順之異哉苦樂逆順勢固殊也以吾道處之則無不可

其二十一

名者實之表也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恥也蓋善人君子之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願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恥笑貽之於他人矣

其二十二

東坡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嗚呼瘴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所見者無非惻隱者也心之所感者無非動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

傷哉欲不可盡絕也惟居瘴鄉患難之中則可

其二十三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相纏役無了時故也苟能
勘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為吾身之害古之人所以適
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為已重也

其二十四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為樂一死之後亦復為樂乎世人所
以眷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曹瞞着他用心設計非不
豪且傑也及其死也叮嚀繾綣以累其心是豈不深可嘆

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絕此累也

其二十五

人生世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為淺近者所眩惑
日觀世事之盛衰夜思氣運之消長由其盛衰也吾以出
處應之由其消長也吾以進退隨之則禍可避而患可禳
不然奔奔後後昏昏悻悻幾何而不為時勢所害邪

其二十六

世間坑阱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味足一少偏心
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

為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其二十七

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
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子之簞瓢
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單簞東坡言百種巧辨均是綺語
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其二十八

事事物物皆是天理流行處為飛戾天魚躍于淵
此天理之流行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此天理之

流行也在人事則君臣父子之間處事接物之際
皆天理之流行者也惟道根君子活潑潑地隨自
得也

其二十九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此
言深有理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靜中動
也神動而天隨者動中靜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而太極乘乎其中天理之妙何所而不寓哉君子
一念之差則與天違矣是以貴慎獨

其三十

莊子曰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僨驕二字深著人心之險書曰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也然御馬在乎羈勒御心在乎持敬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其三十一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揚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爻之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凝神靜慮端

坐玩之則其樂何如哉

其三十二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蘆一宿而去所謂公器多取之說於理實當所謂一宿而去則不可也夫仁義根於心天之與我者也人之為人有此具也無此具則非人矣其可一宿而去哉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吾儒之言萬全而無弊

其三十三

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矣然人品不一亦有理明而不能行者亦有能行而理未燭者要之皆未造其域也理明而能斷不膠於紛紛之議德脩而能斷不奪於功利斯為善矣

其三十四

浮躁淺露學者之深戒優游罷軟學者之深規既知事不可為則剛制而莫為既知才不可炫則力慎而莫炫此乃保身之道也古之人畏天今之人

忽天天雖不與人爭而常應於物古人灼知此理所以一行一言必合天心也歟

其三十五

亂不生於亂而根於治治不生於治而根於亂自古以來勢之必然也君子常於平治之時而察乎致亂之機常於紊亂之日而詳乎平治之原一安一危相為倚伏善治天下者不敢以治為治

其三十六

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譎而巧詐

百出欲求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退步其
故何哉曲折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為之主也

其三十七

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
諂下交不瀆色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譴於日
後衛靈公彌子瑕是矣

其三十八

漢唐之人學問不明功業文章而已漢獨有仲舒
唐獨有韓子二子之外高者不過功業下者不過

文章至於大宋聖賢迭出然後一洗千載之陋而
遠明三代之學吾徒今日之所以忝名於儒者賴
有其澤也詎可忘其自邪

其三十九

三代之上易為力何也道之一也漢唐以下難為
功何也岐之多也道之一則人心歸岐之多則人
心離此賢才之所以難得也

其四十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

尹蕪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然在此不在彼達不
達不足論也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抑非伊尹
歟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抑非孔子歟聖人出非為
已隱非為人

三其四十一

巧言易入人之耳似德而非德故聖人曰亂德小
不忍易違己之怒似勇而非勇故聖人曰亂大謀
苟能以理聽言則中有主以道窒忿息自清是故
大學之道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其四十二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
何也時命在天非聖人所能必也世之學者動輒
以聖人自喻不擇時之污隆殊不知聖人之才無
可不可酌酢萬變如造化之於四時或暘而暘或
雨而雨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區小才假聖人以
籍口者能如是邪吁志大才短此陳蕃竇武之所
以敗也

其四十三

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理固然也以聖人之
才論之誠如世儒之論然人君托之不專用之不
切聽之不納則亦徒然耳雖有才將何為哉所謂
無不可為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成湯太公之與
文王始可哉

其四十四

有人以事謀我我當察其謀之是非其是邪以理
告之其非邪亦以理告之嚴君平賣卜子告之以
孝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

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喙則為謀府矣謀府古
人所戒

其四十五

昔臧文仲教季文子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夫所謂事之固可矣所謂誅之可乎
蓋不忠之人天地神明之所大惡雖未能誅之而
有誅之之理况文子司寇也文仲教之豈為過哉
萬世之下有不忠於君者聞此吾知其毛髮凜然矣

天游別集卷上

天游別集卷中

古黟舒遷訂校

其一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
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
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
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
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觀
婁師德丙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其二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而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定如此

其三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禮也我自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召之彼何罪

也然則厚矣禮矣彼復薄虐者乃吾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矣

其四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争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于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譏譏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其五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為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為之也彼亦不知予亦不知莫之為而為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然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胸中當洒洒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其六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為知進不知退者之戒矣人事之後後也計謀之敝敝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況為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以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以瀆其公世之人後後敝敝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為造物撓深足以為造物笑

其七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有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者也惟其忮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嫉之忌之嫉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以深構禍已稔身亡家敗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其八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我有意而為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庶幾可耳

其九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已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

物之自然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既彼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少短者，可謂之種禰。

其十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夸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夸其讞獄之

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其十一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為也。况作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下至

盧多遜之輩當何如耶
其十二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
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
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
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
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其十三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

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矜然無窮不喪其身
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
其無欲故視天下為一家一身猶眾人安於所寓
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廓然而
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
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人道和則人無不和
矣故曰富於知足

其十四

君子之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

而不與之校耳校人之欺子產醫晉少欺晦翁君子
寧肯先起心而測之哉彼小人以為君子可欺也
恣其所為昧其本心而自以為得計殊不知君子
視之發為一笑而已是故蓄鏡待物者君子之用
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其十五

言之非難處之為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
害則曰是何足以為吾之憂見人恤貧餓曰是何
足以為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張

惶惶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惶惶蓋徒自苦耳造
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真君子
善處方為大大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
以善處

其十六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
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乎狂
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紊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
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

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天之生物物不能齊吾當平心以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笑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學問日損之又曷若虛己接物以為進德脩業之基邪

其十七

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恒無定勢然古人言富

貴者倘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來係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人憂貧賤如狼虎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此而留彼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為造物者笑

其十八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夸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已

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已之職分所當為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為人所污德者為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其十九

處事不可撓撓亦不可孜孜孜孜則弱軟無立撓撓則粗硬惹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其二十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為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為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此有彼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齟齬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其二十一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悅則把袂連袂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况欲與之謀大事決

大疑哉東坡言人心真不可縱故閑散既久毛髮
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
此自小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外世事情然不
知纔有毛髮事則戚戚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
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
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
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其二十二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何也蓋命

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
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身命既
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人慮世人
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聖人自言
命也

其二十三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
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為
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

以為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其豈不損物害
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
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吁此仁者之所
以深戒乎

其二十四

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凜然固不可及矣然取胡
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至
苦之者無所不周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
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庭豈不辱哉

東坡謂色慾之心雖蘇武不免不知武矣一婦奚
足以污其清風苦節耶

其二十五

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
則皆有之或乘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
人雖無言而默咲於胸中矣

其二十六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則
燎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涇洞滔天矣何家國之

不廢何灾禍之不致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其二十七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為我求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賁福矣是以群賢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靈而已

其二十八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盡以清靜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其二十九

士君子不可不大其曾襟不大其曾襟則一日之內一歲之間後後聞捷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而能樂哉蓋以有限之身混以無窮之欲得之於此失

之於彼強絀兩全其欲則快然有不如意之憂矣
望望焉求之不得僕僕焉購之無方愈憂而愈苦
莫之能釋也是故以六合為一己以坯冶為一陶
者則無往而不樂

其三十

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
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縱之
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
禍生逆境者動每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佑

之故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
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上士達無憂下
士愚無憂憂之所鍾正在中人乎

其三十一

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之
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無恕者
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學有杯孟之量有池沼
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
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孟之量則

天游別集卷中

天游別集卷中

